

青春之歌

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鄭鴻生◎著

獲選

讀書人十大好書



文化叢刊

青春之歌

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鄭鴻生 著

文化叢刊

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2001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2002年12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者 鄭 鴻 生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莊惠薰
校 對 崔小茹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F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 撥 電 話：26418662

印 刷 者 雷 射 彩 色 印 刷 公 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31-3(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linkingp@ms9.hinet.net

目次

楔子	1
第一章 前夜	7
大啓蒙時代 / 尋覓殷海光的足跡 / 聚義全成冰果室 / 最後的建中青年	
第二章 一九六八——南一中與建中的邂逅	21
紅樓傳奇 / 金戈戈的吶喊 / 火熱的南台灣 / 威權體 制的觸角 / 南北串連 · 1968 / 「志在恢復漢唐雄風」 / 何處是指路明燈？	
第三章 山雨欲來——最後的大學論壇	47
鄉愁的夜平快 / Innocence Lost / 布哈林的命運 / 費 孝通的啓示 / 殷海光的傳承 / 山雨欲來風滿樓 / 何 處安身立命？ / 「等待何時咱的天」	
第四章 校園驚蟄——保衛釣魚台運動	75
等待火種 / 越洋召喚—海外留學生保釣運動 / 風雲 突起—「釣魚台是我們的」 / 破繭而出—台大學生保 釣熱潮 / 打鐵趁熱—民主烽火延燒校園	
第五章 烽火杜鵑——台大學生民主抗爭	95
崩解的開始 / 奪取學生政權—「黨外」學生初結盟 / 「天聽甚邇，人言曷病」—言論自由在台大 / 再接再 厲—從校園民主到國會改造 / 黨國反撲—「一個小市	

民的心聲」／保釣退潮—「又一個悲劇的開始」／龍蛇浮現—各方人物爭露鋒芒	
第六章 另類出路——尋找左翼思想資源 125	
一箱經典—越洋而來的新世界／陳映真的召喚—「最牢固的磐石」／越戰啓示錄—站上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立場／老而彌堅—羅素出馬審判戰犯／重新認識中國的渴望／東海因緣—大度山上的探索／楊逵現身—連結台灣的左翼傳承／另類典範—幾個不同的光環／在縱欲虛無與豪情壯志之間	
第七章 斯土斯民——開闢左翼另類戰場 161	
初試身手—接辦《畢聯會訊》／「上帝未曾許諾玫瑰園」—郭恆春事件／「打倒特殊階級」—融融社風波／「擁抱斯土斯民」—學生監票員活動／校門口的草根民主鬥士	
第八章 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 183	
惡夜暗流—突發的民族問題／引爆現場—失控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來勢洶洶—大學新聞的突襲／搏命反擊—左翼學生總動員／腥風血雨—第二波攻擊與反擊	
第九章 暗潮洶湧——歷史伏線及其弔詭 211	
分歧伏線—不同的世界觀／投石問路—從一篇曖昧的文章談起／洩漏的底線／如何看待義和團—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如何割斷歷史臍帶—二分對立的冷眼觀點／台灣意識論述的浮現／傳統vs. 西化戰火未熄／右派大聯盟的必然／黨國修辭的背後／幾個歷史的弔詭	

第十章 風雨如晦——國家機器動手之日	249
徵兆連連—來自各方的監視 / 黨國出手—「道琳進去了」/ 風聲鶴唳—令人驚心的吉普車聲 / 多方株連—撲朔迷離的案情 / 以血明志—郭譽孚整個生命的抗議 / 黯然收場	
第十一章 邊緣戰鬥——女性主義初試啼聲	273
餘火未熄 / 女性主義初試啼聲／如何不再是弱者—〈台大女生的剖析〉／下保釣運動的半旗／最後的哲學系—台大哲學系事件／自由精神的命運／歷史意識的斷裂	
第十二章 尾聲	297
後記	305
跋／錢永祥	309

楔子

那是個令人心神不寧的早春夜晚，我坐在小斗室裡傾聽著外頭的車聲，尤其是吉普車的聲音，神經隨著車聲的漸近與漸遠也跟著緊繃然後鬆弛，幾天來都是如此提心吊膽、反覆不已。

這個不到十米見方的小斗室，在擺上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一個小書架以及一個達新塑膠衣櫃之後，就沒有太多轉圜餘地了。斗室雖小，但門戶獨立，一個離家北上求學的大學生住起來是相當舒適。這間租屋位於台灣大學實驗農場邊緣、靠近公館的蟾蜍山腳下，一出門沒幾步路就是台大的實驗農場。平常上課的日子，我就騎著腳踏車搖搖晃晃穿過一片片農田，再跨過基隆路(今天的舟山路)進到校園。不到學校的日子，我也可以窩在這裡，到聚集在山腳下的小吃店解決口腹問題。

對於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這真是單純而詩意的大學生活最後的時光。然而單純的日子早就放棄，詩情畫意離我更遠，在最後一個學期開學前的那幾天，我突然陷入一個無力抗衡的處境。幾天來我的大學夥伴黃道琳、錢永祥、宋秩銘……，他們已經一個個被吉普車帶走，我哲學系的老師陳鼓應與王曉

波也隨之步入後塵。而吉普車是從警備總部開出來的。

幾天來每當我獨處蟾蜍山腳的這間小斗室，對於外頭傳來的吉普車聲就特別敏感。雖然盤算好警總抓人的下一波應該就輪到我了，心裡頭也似有所準備，但每當一輛吉普車聲由遠而近傳來時，我的心神也不免跟著逐漸緊抽，直到車聲遠離。要命的是附近就有一個小軍營，吉普車是一天到晚進進出出。

那天晚上好友蘇元良來到蟾蜍山腳陪伴我，正當我們陷入周遭師友多已「進去了」的茫然中，他的女朋友突然推門而入。她遠從台大校門口跑來，上氣不接下氣告訴我們，有一個人在那裡引刀自刎，手上還拿著大字報寫著要求釋放錢永祥的字樣。我們一驚而起，推想這位以自己的生命來抗議明志的勇者，除了我們的老朋友郭譽孚外別無他人，於是急忙趕往校門口。但趕到時那裡已經回復平靜，郭譽孚已被送往醫院。

這是民國 62 年 2 月 18 日華燈初上之時，郭譽孚手上拿著的抗議海報寫的是：

「和平、統一、救中國」

「釋放愛國學生錢永祥、周一回」。

...

郭譽孚送到台大醫院後挽回一命，我也幸運逃過此劫，而進去了的師友也都陸續放了出來。但是在 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龐然的黨國機器這麼猛然的一擊，確實立即收到令人噤若寒蟬的效果。這是學校剛註冊完冊還沒開學的早春二月，距離我們在

民國 60 年春天介入引爆台大學生保衛釣魚台運動，隨後又捲進台大校園的民主抗爭，還不到兩年的時光。

在白色恐怖依然籠罩的 1970 年代之初，台大學生曾經不顧威權體制的高壓，在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帶動下，掀起過一場學生民主抗爭，包括爭取言論自由、廢除審稿制度、普選學生會主席、全面改選中央民代，以及走出校園關懷弱勢的「上山下鄉」等等訴求¹。這一連串的校園民主抗爭，卻在學生中的左右翼對民族主義問題的激烈爭辯，並引來黨國當局對左翼學生的嚴厲鎮壓之後戛然而止。這個校園民主抗爭的熱鬧景象起於民國 60 年春天的保釣運動，一直維持到民國 62 年春天警總動手抓人後告終，前後整整兩年。隨後當局更於民國 63 年以「台大哲學系事件」來肅清殷海光在台大的殘餘影響。

我們這群師生與台大哲學系有著或多或少的牽連，或者是系裡的老師與學生，不然就是以哲學系學生錢永祥為中心聚到一起的各方好友。而我們在那幾年的活動以及最後闖的禍，看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前奏，卻應該倒過來看，「台大哲學系事件」其實是我們那幾年狂飆般橫衝直撞的必然結局。

在高壓的威權體制下，我們這群學生從中學時代起就個別受到羅素、殷海光、李敖、陳映真等人反抗精神的影響。從高中到大學我們先是摸索著一條追尋個人之自由權利以及個性之全然解放的道路而成長，我們追尋的是一條個體的反抗之路。上了大學之後，大家因緣際會湊到了一塊，並一起介入了歷史

¹ 這段珍貴歷史曾經詳實載於洪三雄《烽火杜鵑城——1970 年代台大學生運動》（自立晚報社，民國 82 年）。

性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而保釣運動卻激發了我們原本就已深受感染的 1960 年代全球性叛逆激情。從此我們發現了一條另類出路，一條不只追求個人自由，並且也要求集體解放之路。我們不只是為了自我的個體而去反抗各種形式的壓迫，也憧憬著一個集體的、全人類的解放前景。相對於黨國的威壓、專搞身分認同的族群意識，以及號稱追求個體自由卻又孳生出霸權行徑的英美式民主等這些「右傾」勢力，我們自認是選擇了一條「左翼」之路，一條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抱著終極反抗態度的道路。我們於是懷著這樣的激情介入了當時台灣大學的校園民主抗爭，直到黨國出手鎮壓為止。

這個台灣遲來而又短命的「60 年代」如今看似消逝得無影無蹤，而我們的理想與奮鬥也似一蹶不振。但台灣後來發生的一連串政治變化、牽涉到的議題理念、激盪出來的情懷，卻都可在這裡找到其原型或變種。這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今天很多糾結難解的理念、情結與意識形態都已在這裡逐步成形並互相交鋒。

三十年之後，這些往事竟還歷歷在目，而其中的恩怨情仇更不時湧上心頭，是以在這歷史性的關鍵時刻，奮筆寫下這群熱血青年一起走過的這段如火年華，正是「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



1970年代初的台大校門口。在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之交，「博士書店」招牌隱約可見。這時台大校門口並無圍牆，是黨外競選演說的好廣場。

1971年四月，從這校門口走進台大，馬上可看見大學論壇社掛在農推館側牆、十分醒目的一對「中國的土地」與「中國的人民」保釣大布條。

1973年春天，郭鬱孚沿著羅斯福路走來，在博士書店要了張紙，再走到對面的「大學口」以血明志，抗議情治單位的拘捕學生。

羅斯福路四段盡頭，那座迷濛的小山頭即是蟾蜍山。我從大三起貢居北麓，南麓有條萬盛街沿著瑠公圳支流而行。黃道琳等人曾在這條街住過，是我們製作保釣大布聯並激盪另類思想的所在。

當時，瑠公圳在新生南路部分並沒有加蓋，像條小河。往北走不遠，台大側門斜對面有家「全成冰果室」，是我們編輯《大學論壇》時混跡之處，也在這裡看了不少黃俊雄電視布袋戲。

（陳雪梨提供）

第一章

前夜

認識錢永祥，是在 1970 年代之初，民國 59 年的早春，我剛上大學的第一年。

下學期開學不久的一個雨夜，我照例在台大總圖書館讀書。就像一般外地來的學生，我所住的八個人一間、燈光昏暗、擁擠不堪的男生宿舍並不適合做功課，只好經常來到圖書館。何況老圖書館裡高敞而典雅的大閱覽廳更提供了某種神聖的學術氣氛，就成了我上台大之後第一個學期經常流連之處。

然而就在這個下雨的春夜，心理系的蘇元良突然急切來到圖書館找上我，興奮地要我，還有政治系的鄭梓，同他一起加入大學論壇社，還說論壇社的錢永祥已經答應了。當晚我與元良一樣興奮，收起書本，同他一起憧憬著加入大學論壇社的種種前景。元良和鄭梓都是同我一起從臺南一中北上求學的好友，在高中時代我們就對號稱台大最有思想深度的刊物《大學論壇》景仰萬分。

就在不久前上學期即將結束之際，我才在總圖書館門口看到了一疊剛出爐的《大學論壇》第 29 期。這一份我素來崇拜的

刊物，如今厚厚一冊讓我捧在手上更是沉甸甸的，很有份量的感覺。它的整張封面封底是以新潮的騎馬釘裝訂，上面印著一幅抽象表現派作品，布紋紙的材質更讓整個圖畫有了立體感，當時真是不同凡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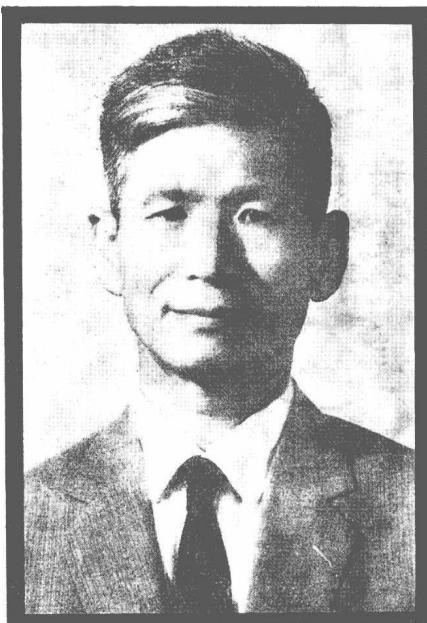
刊物裡頭兩個響噹噹的名字，社長李潮雄與總編輯錢永祥，更是如雷貫耳了。翻開一看這期的內容，從鄒昆如的存在主義與孫隆基的中西文化比較，到張照堂的普普音樂，曹永洋和但漢章的新潮電影與戲劇，可說涵蓋了大半的前衛論題，而最後還有一長篇英格瑪柏格曼的經典名片〈第七封印〉腳本的全文翻譯。這些內容可說是當時台灣文化圈的菁華產品了，足以讓我抱著崇敬之心詳細拜讀，而今元良居然有此膽識，拉著我們這些南部來的去加入這個文化菁英群，心中自是十分雀躍。

大啓蒙時代

這時的台灣，低雲壓境。曾在 1950、60 年代位居台灣思想界風暴之心的台灣大學，正陷入青黃不接的低潮。從 1950 年代就撐起反抗黨國威權大纛的哲學系教授殷海光，與在 1960 年代初大聲要求「老年人交出棒子」¹，為年輕人發洩出滿腔鬱悶的歷史系出身的李敖，以及他們個別參與甚深的《自由中國》與《文星》雜誌，都早已陸續封筆或遭禁。而李敖聯合殷海光的

¹ 這裡的「老年人」當然不是一般的老年人，而是指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的當權者。

殷福生先生追思禮拜



時間：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廿一日下午三時
地點：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九十號懷恩堂

台灣知識青年自由精神的啟蒙者，威武不屈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生於西元 1919 年，逝於西元 1969 年 9 月 16 日。當作者聽到了這個悲愴的消息時，正在竹子坑接受大專入學前的暑期集訓。五年後，又是在軍中服役時，作者聽到台大哲學系的大整肅，殷海光的影響遂被清除殆盡。

（殷海光基金會提供）

其他學生在1960年代中期延續五四論述，並用以攻擊威權體制而挑起的「中西文化論戰」，這時也不再是熱門議題，原來熾熱的論辯火花幾乎灰飛煙滅，當年的參與者不是身陷囹圄，遭到封口，就是遠走高飛，流散四方²。

殷海光與李敖等人於1950、60年代台灣的勇猛衝撞，為我們這些戰後出身，活在反共教育與白色恐怖陰影下的知識青年，極為關鍵地引發了思想啓蒙與精神解放的作用。當父親還必須將《自由中國》雜誌偷偷藏在衣櫃深層的時候，讀中學的我已經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比《自由中國》更有企圖去挑戰到威權思想核心的《文星》雜誌，以及主導這個挑戰的李敖從《傳統下的獨白》開始的諸種著作。雖然殷海光與李敖的書多被查禁，但年輕的一代仍然可以在舊書店的角落或街角的書攤，偷偷買到翻版書。

殷海光對於當年陷於威權體制精神困境中的知識青年而言，除了是一位民主自由的鬥士之外，更具威力的毋寧是他在思想方法上的論述。殷海光是當年邏輯經驗論的引進者，這套西方顯學成了他用來批判威權體制的強大武器，為青年學子「發揮相當重要的啓蒙功能，打破了舊有的神話、傳統與偶像」³。而最重要的是，殷海光為年輕人提供了獨立思考、不盲從於既定秩序與主流價值的一個大丈夫威武不屈的精神典範。

年輕而叛逆的李敖施展出來披荊斬棘的大動作，對整整一

2 參與論戰的殷海光的學生何秀煌、許登源、洪成完等人這時或已出國，或是偃旗息鼓了。

3 錢永祥與邱義仁關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對話：〈自由主義早到了〉，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民國84年7月27、28日。

代年輕人的影響就別具意義了。他不從政治層面，而從在文化與個體的層次來進攻威權體制，結果更有力地撼動了它的整個精神樑柱。當年學生所感受到的切身問題其實並不全在政治體制上，很大一部分來自整個教育體制的威權式管教、日以繼夜的考試以及師長喋喋不休的虛偽道德教條。這時的黨國威權體制號稱繼承了中華五千年道統，然而學生舉目所見，看到的那些直接管教者，包括校長、訓導處、教官與老師，以及地方首長與民代等那些政治人物，絕大多數配不上這個道統的標準，不少甚至與之背道而馳。當年的黨國威權體制就是以這個「道統」之名來管教學生，開始追尋理想的年輕學子一方面親身感受到教育體制的壓迫與地方政治的糜爛，另一方面卻又迷惑於高高在上的「道統」的神聖性，內心充滿了矛盾。

李敖為我們這些迷惑的青年學子揭穿了這個「道統」的欺騙性。他並不直接攻擊政權本身，而是挖其牆角，尤其是意識形態的牆角。《傳統下的獨白》一書所散放出來的反抗權威的精神，對一個處於叛逆期的中學生而言可謂正中下懷，胸中快感的發洩真是難以言喻。他也開始間接挑戰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當他寫到民國 38 年那時，一些北大教授爭先恐後搶搭飛機逃到台灣的種種醜態，令人極為驚訝，原來台灣那麼多「德高望重」的大師，竟多是政權的共謀？而留在那裡沒走的倒還可能是有風骨的君子了？

在「中西文化論戰」中，李敖與其戰友進一步以「全盤西化」來全面進攻盤據在台灣思想與文化領域的各種「牛鬼蛇神」，等於是剝除了當年跟著國府來到台灣的那批學術思想大師的「神聖外衣」。這些都是對黨國的反共意識形態的嚴厲挑